

(上接 A04 版)

“神探”是这样养成的

陈丽说,这根被遗忘的烟头随着湘潭市联诚司法鉴定所的不断发展和搬过两次家,但它们一直沉默地躺在自己的笔记本里,似乎是在等待某一天凭借某种方式说出真相。

终于,就在去年,陈丽任职的司法鉴定所引进了最新的“STR技术”,这项技术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只需要少量模板DNA,就可满足各种鉴定需要”。于是,鉴定所配合全市公安机关对多年积压的物证进行送检,那个曾经被遗忘的烟头也就再次成了案情突破口。

“STR技术所需要的成本比较小,操作也越来越标准化。”陈丽说,有了这个技术后,在做DNA鉴定时只要需要加入一些化学试剂就可以快速出结果。果然,只花了一天时间,这截沉默了16年的烟头就“交代”了它知道的全部信息。

陈丽轻轻剪下烟头外圈的卷纸,放入清水,再滴入一种名为“Chelex”的专业试剂,它就能自动将烟卷纸分子和嫌犯嘴唇上皮细胞的蛋白质紧紧缠住并沉入水底,只留下细胞里的DNA浮在水中。提纯后的DNA被放入一种特殊仪器后,再加入一个特殊的“引物”。“这个‘引物’就像一把剪刀,而DNA信息就像放映机里的胶卷,被剪取成设定的片段,再让仪器进行上百万倍的复制,就得到了大量的DNA片段。经过特殊处理后,计算机软件会显示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密码’。”

陈丽解释称,每个人的“生物密码”都对应着一串32位数的“DNA身份证号”,“只要数字和系统里已存档的‘身份证号’对上,就能锁定一个具体的人”。凑巧的是,就在这一年,烟头曾经的主人找了份工作,录入了DNA信息。最后,经电脑检测,很快弹出一张男子的照片,并提示此人“符合送检物证DNA特征”。

“知道消息后,我非常激动。”陈丽清楚地记得,尽管自己每天都在跟案件打交道,但她的心情并不平静。“因为这是自己入职司法鉴定所以来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我一直留有遗憾,现在结案的机会终于来了。”为此,在之后的抓捕过程中,陈丽特意请假协助警方一起行动。最终,在2016年12月30日,她终于亲眼看到这个她琢磨了无数次的嫌疑人落入法网。此时,当年的“年轻男子”已经秃顶,却并未忘记手上曾沾染的鲜血,他供述了犯罪事实,另一名嫌犯也很快落网。

这个案子的告破让陈丽长吁一口气,同时也让她颇为感慨。陈丽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自己从学校毕业后就加入DNA检测实验室,当时,整个实验室只有两名民警,深更半夜一个人赶赴实验室加班,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那时胆子小,实验室外面包括走廊在内的整栋大楼一片漆黑,好像总是有动静。做实验的屋子就5平方米大,里面放着民警从现场提取回来的人体组织、血液等检材,屋子里充斥着化学试剂散发的各种异味。”然而,就是在这个曾经让她心神不宁的大楼里,陈丽一干就是17年,她也逐渐由一个生涩的小姑娘变成了业内颇有影响的“DNA神探”。

外人根本无从知晓,法医在破案压力下要经受住怎样的焦灼煎熬,“因为不允许任何疏忽失误,指纹、毛发、汗渍、血迹……这些东西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命运。每次检测结果出来了,因为担心结果有误,总要像有强迫症似的反复核实才敢写报告。有时结果不出来,连着几夜睡不着,会觉得对不起受害人,甚至觉得自己无能。”这个成长过程让陈丽纠结煎熬,同时也让她倍感自豪。到目前为止,陈丽参与刑事案件现场勘查300余起,从事物证鉴定4000多份,检验各类生物检材30000多份,出具鉴定结果2000多份,均无一差错。

人物

DNA解密:天天生活在一起的妻子不是你的

“神探”档案

谭笑丹

湖南法证司法鉴定中心
法定代表人

家里来了不速之客

作为湖南省法医鉴定龙头公司的负责人,谭笑丹和她的团队在过去14年里,一直坚持为寻亲家庭提供免费的DNA亲子鉴定服务。

因此,在这一领域,她所经历过的案子数量相当庞大,也相当复杂。尽管如此,每缝遇到疑难案件,她总能拿出让业内人士佩服的结果。

谭笑丹告诉今日女报/凤凰网记者,当初之所以选择从事DNA鉴定事业,源于“打拐”的公益心。

现年45岁的谭笑丹是长沙人,在北京成长,后赴澳洲求学。“在一次商务派对上,我现在的合伙人Vern谈到他正为尼日利亚政府建立DNA法医物证实验室和打击拐卖儿童数据库系统。这个点子一下就抓住了我,我国也有丢失孩子的家庭,如果能把这个技术带回国内,那该多好!”就是这个简单而美好的心愿,使得谭笑丹走上了DNA专业鉴定的道路,而且决定为大家做公益服务。

事实也证明,谭笑丹当时的这一份念想是正确的。

仅2003年这一年,谭笑丹和她的DNA鉴定中心就帮助大量家庭找到了失散的亲人。在谭笑丹的带领下,她身后的技术团队逐年壮大,DNA公益寻亲之路越走越宽。如今,谭笑丹团队已完成635872例DNA鉴定服务。

关于DNA破案的离奇故事,谭笑丹也许写几本书都写不完。但是,8月14日下午,她仅仅讲了一个十年前的案件侦破过程,就足以让记者瞠目结舌了……

2006年1月1日,长沙市大街小巷都是一派佳节气氛。家住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黄鹤村的廖福林家,却来了一位名叫肖兴友的不速之客。让廖福林震惊又气愤的是,对方一口咬定,自己的妻子是他寻找了一年多的妻子,并执意要把妻子带走。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肖兴友是湖南新化人,其妻叫康望云,于2004年6月从家里走失。一次偶然的机会,一直在外寻妻的肖兴友听老乡说自己的妻子在长沙。赶过来一看,那人确实是自己的老婆。但廖福林却无法接受,“他说‘我的妻子叫陈艳桃,我们于1985年结婚,陈艳桃怎么可能是你肖兴友的妻

子?’”之后,两人发生了争执。

谭笑丹说,当时的一幕起初让她感到震惊——一个妻子却有两个丈夫争夺,难道两人连自己的老婆都分不清?就算丈夫的分不清,那妻子自己总应该能说清楚吧?结果,更意外的是,这个引发两男争妻纠纷的女子却是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对于自己的身份、丈夫姓名、子女情况都无法说明。

不过,谭笑丹从附近村民口中得知,陈艳桃是湖南湘阴人,与廖福林生下两个女儿,在婚后第三年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而肖兴友的妻子康望云是湖南新化人,也有两个女儿,凑巧的是,她也患有精神分裂症。

那么,两男争夺的这名患病女子,究竟是陈艳桃还是康望云呢?

就在谭笑丹陪同两男子找当地民警比对户籍档案时,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把廖福林妻子的户籍资料调出来后,虽然她的身份没错,但档案里的照片居然和肖兴友的妻子不管是发型还是脸型都很像”。

谭笑丹说,肖兴友当时也被难住了。“他后来跟我说,为了寻找妻子,他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湖南,鞋子走破了好几双。白天经常挨饿,晚上时而受冻,因为没钱住旅社,不冷的时候就随便睡在人家屋檐下,冷得睡不着时就来回跑步暖好身子继续睡。他很多次都想过放弃,但毕竟是自己相处二十多年的妻子,孩子也大了,不找回来,良心过不去。”

与此同时,突然陷入争妻风波的廖福林心底也满是忐忑。

“廖福林说他的妻子陈艳桃曾在2004年5月离家出走,好在2005年1月时被他的弟弟廖建安找到了。当时,廖福林带着大女儿去接人,女儿一见到对方就认出来了,立刻上前抱着喊妈妈。于是,廖福林下意识地认为她就是妻子。现在突然多出个男人找他争妻子,他也免不了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谭笑丹也疑惑,难道是廖福林认错了人,找回来的不是自己的妻子呢?

反常规的“绝招”

为了让案子有个结论,谭笑丹决定主动免费帮他们做鉴定。

2006年1月4日,谭笑丹为患病女子和廖福林、肖兴友的女儿采集了鉴定样本。

就在大家期待最后的鉴定结果



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原来,鉴定人员按常规

流程是要给采集的样本做13个片断的,但13个片断做出来后,发现这个母亲的样本,跟两个女儿的样本都有11个位点是一样的,只有两个位点不匹配。而如果两个位点不匹配,按常理来说,很多情况下不能给出结果。

“也就是说,这个母亲的样本跟肖兴友的女儿和廖福林的女儿的样本都有很多相同的片断,这意味着这个患病的女人与廖福林和肖兴友的女儿都存在着一一定的血缘关系,这种情况太让人意外了。”谭笑丹称。

相似的长相,同样的疾病,几乎同时走失,血缘鉴定结果高度相似,这一个又一个巧合让两个男人感到疑惑。那么,这名女子最终会和谁有血缘关系?最后,谭笑丹出了个“洋招”。

“由于在常规的13个基因检测点中,双方相似的数量超出了正常的判断值,导致这名女子与廖、肖两家女儿的血缘关系一时无法确定。所以,考虑到法医鉴定对白种人的适用程度比黄种人要高一些,于是,我们为了准确地对双方血缘关系做出鉴定,鉴定人员在常规的13个检测点上,又增加了专门针对黄种人基因的5个检测位点。”谭笑丹介绍。

这个办法收到了奇效。三天后,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子并非廖福林的妻子,而是肖兴友的妻子。

“我记得廖福林当时拿着那份鉴定书反反复复地看了几遍,情绪非常低落,感觉像是突然失去了一个亲人。”不过,廖福林更多的却是不舍。“他跟我说这个女人虽然不是他的妻子,但两人共同相处了一年多时间,和她也有了感情,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现在,她竟然成了别人的妻子……”谭笑丹说。

在DNA检测上,谭笑丹的“神来之笔”是让圈内人很服气的。不过她并不满足于这些,去年,谭笑丹又成立了由湖南省司法厅批准的面向社会服务的大型综合司法鉴定机构——湖南法证鉴定中心。接下来,她打算在法医临床、法医物证、法医病理、法医毒物四个方面下点力气,“制造”更多的传奇。

编后 >>

推出这篇文章,我们的目的很简单。第一,无疑是想告诉大家,在实验室里还“藏”着这样一群默默无闻的警察,甚至连电影镜头都很少对着她们。而事实上,她们是在安静的角落默默地维护着我们的平安,虽然极少出现在公众场所,但是她们应该得到我们致敬的目光。第二,让法医们出来讲故事,这绝对不是为了博取眼球,而是一种更为接地气的发声:现代的侦破技术已经跟国际接轨,任何有侥幸心理的犯罪行为都没法逃脱法律的制裁。